

◆ 一家之言

屈原也过端午节

陶妍妍

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这天,秦国名将白起带兵攻破楚国都城郢都,屈原刚写完一生绝作《怀沙》,得知国破家亡,这还朗诵给谁听,愤而抱起块大石头,就投江了!

老百姓跑去汨罗江打捞三闾大夫,为保全尸首,有人扔饭团喂鱼,有人倒雄黄酒想灌醉水兽,后来这天就成了端午节,用以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。

你小时候是不是都这么学的?

不好意思,南北朝时,一个叫吴均的人写了一本神话志怪小说《续齐谐记》,第一次将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,此时,他老人家已过世750年以上……

而且,说不定屈原自己都过端午节,吃的还是筒粽,就是竹筒饭,是不是特别毁童年?!

中国传统文化是农耕文化,我们的传统节日基本都是人与自然的对话。作为四大传统节日之一,端午节也是重要的岁时节日之一。

“端”就是开端;“午”通“五”,也就是农历五月初五。端午靠近夏至,夏至是太阳最高白昼最长的那天,在古人看来,这可是阳极阴起的重要时刻,天地剧变的大日子啊。

别懵,觉得这时节气温刚合适呢。其实,先秦那会儿的气温比咱现在要高,中原地区快赶上热带了,要不河南怎么满地跑大象呢,没有大象曹冲称什么呢。天气那是又湿又热,细菌滋长,五毒丛生,对于医疗水平有限的古

人来说,简直在玩生存游戏啊。所以古人把五月又看成是毒月、恶月,十分不吉利。

真不是我胡扯。《礼记·月令仲夏》中提到夏至:“阴阳争,生死分。”意思是,夏至是阳气到达顶点开始转阴,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日子,满地爬五毒,也就是蛇、蝎子、蜈蚣、蟾蜍和壁虎。古人此时要采用各种措施“以禳毒气”,比如插艾草、佩香囊、喝雄黄酒、洗香草浴……渐渐演化成今天很多的端午习俗。

所以端午节不仅叫龙舟节、粽子节、诗人节,也叫天医节、卫生节。在古代,是个防病保健的大日子。所以不要祝别人“端午快乐”,而应该恭祝“端午安康”。

那端午节最早啥时出现的呢?关于这个问题,我比较偏信于闻一多先生的考据。

他有两本论著,《端午考》和《端午的历史教育》。除考释屈原身世外,他认为,端午是“龙的节日”,起源于吴越民族的图腾祭,而赛龙舟则是祭仪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。闻一多认为,端午节可能最初只是长江下游吴越民族的风俗,在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对流中,这个节日才渐渐地传播到长江上游及北方各地。

历史学上有“吴头楚尾”的典故,源自春秋时期,意思是楚国势力范围东至鄱阳湖九江一带,再往东就是吴越之地。楚国最后的都城确实落在了安徽的寿县,楚国大臣春申君的封地东至今天的上海了,吴越民族的风俗和节日被传入楚地也很正常吧。

所以,屈原说不定真的也过端午节呢!中华文明5000年以上,作为四大传统节日的端午节,起源事象繁杂。老百姓可能对学术研究并不清楚,但不妨碍一到端午,家家门楣挂艾草,户户锅里煮粽子。吃个五毒饼,拴根五色绳,这些民间信仰构成民俗行为的根底,也是节日文化传承的流脉。

◆ 江湖脸谱

小娘

徐累先

小娘不是真小娘,只是从记事开始,村里人都这么叫,无论大人小孩,辈大辈小,同不同姓,都小娘小娘的叫。我和她的小儿子同岁,理所当然也得这么叫。

小娘今年90岁,是村里年龄最长的老人。每回为过世的老人做丧事,总有人给村里的老年人排队,等于给他们的归期做一个预测,每次排队,小娘无疑都“独占鳌头”,也就是说,如果按年龄排序,她应该是距离死亡最近的人。

也有人说,她已经不是村里人了。

是的,小娘不做村里人已经很久了。二十年?三十年?反正是她的小儿子出息之后,就把她接到城里,过起了城里人的日子。

小娘在成为城里人之前,日子过得很苦。小娘儿女多,像一条藤上的葫芦,一个挨着一个,而且都读了书,有的上了大学,有的上了中专。但小娘这个人,肚子大,嘴风紧,什么事都咽到心里,不对旁人说。

小娘的小儿子曾和我说起一桩往事:那一年,他姐姐没有考上大学。当年,女孩子读高中本来就不多,家里又那么穷,欠下一屁股债,村里的好事者就对她家指指点点:“一个女孩子要读那么多

书干嘛?不是瞎折腾吗?”说得小娘一家人泪水涟涟。暑假过后,女孩还是走了,据旁人猜测,应该去打工了。小娘当然没有对人说起女儿的去向,当人问起的时候,小娘总是含糊其辞,遮掩过去。为了生计,小娘家里养了许多鸡,奇怪的是,她隔一段时间就捧着葫芦瓢向隔壁邻居家借鸡蛋。要那么多鸡蛋干嘛?后来,人们才恍然大悟,她把借来的鸡蛋都送到供销社里去了,就是为了攒到一笔整钱,寄给在外复读的女儿。女孩没有辜负家里人的希望,第二年,顺利考上大学。村民们没有想到我们村里也会出一名大学生,而且,还是一名女大学生。

我同学考中专时,考了个自费中专,也能包分配。但费用哪里来?小娘又是咬紧牙关,求爹爹拜奶奶,终于凑齐了他的学费。

他姐姐上完大学后,分配到一个好工作。再过一年,自己也分配了工作,当上干部。他了解苦人家,对穷人或有困难的人极尽帮助,政绩显著,不断提拔,最后,成了市里的一名干部。于是,他把妈妈接到城里,过起了清闲自在的日子。现在,他是我们村里的骄傲,是我们同学眼中的标杆。

常苦笑,要是不来合肥,咱们都是上海户口,少说也有法华镇路一栋小楼。其实选择来合肥时满打满算,奶奶28岁,爷爷27岁,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呢。他们在合肥扎根这年,大女儿7岁,二女儿5岁,小女儿1岁。以我猜测,这对小夫妻是很恩爱的。

1960年,粮食一天天不够吃了,小女儿被送人,但马上又后悔,要了回来,送去的那家人也太苦了,以至于我的姑妈在粮食过关之后很久还会捡地上的米吃。再后来,儿女一个个都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,放射状地围绕两位老人居住,每周一聚。再后来他们老了,子女轮流住在他们的老房子里,贴身照顾。

我妈常念叨因为我是个女孩,出生时奶奶在麻将桌上都没有挪窝,又比如有一次带着襁褓里的我去打疫苗,却把我忘在了公厕里……妈妈一边吐槽,一边依旧履行照顾奶奶的责任。我想劝她放下那些“鸡毛蒜皮”,又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劝她那一辈子去原谅、放下。

2019年,爷爷最后一次住进医院,闭眼前一直想见见奶奶,然而这位“大小姐”对医院一直心存恐惧,不敢去,于是她和他就此永别。

一个人真正的死去并不是肉体的消亡,而是被遗忘。可是我们要怎么才能不遗忘他们呢,且写下这些文字,留作我爷爷、奶奶的最后印记吧。

◆ 亲情素描

奶奶曾是“大小姐”

陈晨



作者爷爷、奶奶合影(作者供图)

邃的眼睛,鼻梁高耸,薄薄的嘴唇带着几分骄傲,一张脸棱角分明。我猜,这张无可挑剔的脸一定是瞬间就击中了奶奶的心。爷爷是一位法餐厨子的养子,城里人。时至今日,我问已腿脚不灵的奶奶:“你丈夫叫什么名字

呀?”奶奶仍然会笑着说:“陈根法,长得很漂亮!”

奶奶和爷爷结婚后,住在上海法华镇的一栋小楼房里。那年夏天,周莲生派人从浦东把一车西瓜送给女儿女婿,小夫妻又给每个邻居家一个。奶奶的名字叫做周引娣,显得周莲生重男轻女很没文化,但我能感觉到那年的西瓜和生活应该都很甜。

可惜富裕生活没能伴随她一生,不然我也是个“富二代”了。因为一场人命官司,周家的铺子变卖一空。奶奶如今说起来的时候,话语平静,我已感觉不出当年的惊心动魄了。话说周莲生有个妹妹,嫁给了铺子里的伙计,婚后发现这厮是个抽大烟的赌徒。周莲生去和这个烟鬼、赌鬼谈判,没人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,但结果是次日那个人在周家门口上吊身亡了。一场糊里糊涂的官司下来,赔钱加上盘剥,家财散尽。后来奶奶卖了法华镇路的小楼,才能供弟弟们读书、成家。

1958年,大批轻工业产业迁往内陆城市,爷爷、奶奶来到合肥。姑妈常

晚饭前我妈说:“奶奶不大好了,她的腿不听指挥了。”

这是长辈们轮班照顾奶奶的第八年,无论照护得多好,老人都会一天天枯萎,衰老就是一场来自时间的掠夺,夺走记忆和尊严,最后杀死肉体。

不知道是对于自己来源的好奇,还是对祖父母爱情的朦胧幻想,我一直都想知道他们的故事。

奶奶周引娣生于1930年的上海,她的父亲周莲生是经营果蔬的生意人。周家生意应该说是很好的,用了几十个帮工呢。作为家里的第一个孩子,奶奶享受了好一阵的富裕生活,冬天也穿着光亮的真丝夹棉旗袍,真正的“大小姐”。到了晚年,她成了普通的老太太,但“大小姐”的样子还在,比如她是家里吃饭仪态最端庄的,左手托着小碗,右手以筷子尖儿夹起一小口,放进嘴里,合上嘴慢慢嚼,而爷爷、爸爸和我,都热爱米饭就着菜汤拉杂的吃法,于是一桌上就分出了“两个阶级”。又比如,奶奶没有老人们常见的付出,很少做家务,也不怎么帮着照看孙辈。她一定很少皱眉,因为她95岁的脸上,川字纹还没我的深。

奶奶从小不读书,却有明确的择偶目标——要嫁识字的城里人。爷爷的颜值跟奶奶其实不在一个维度上,有次我在社交媒体上发他俩的照片,评论里都是惊呼:“奶奶有点东西!”“奶奶家一定有钱!”照片上的爷爷25岁,黑发浓密,剑眉下是一双深

